明智与人生

目录

明智与人生序
知微卷五
205、箕子 206、殷长者
207、周公　姜太公 208、辛有
209、何曾 210、管仲
211、卫姬　管仲　东郭垂 212、臧孙子
213、南文子 214、智过　絺疵
215、诸葛亮 216、梅国桢
217、魏先生 218、夏翁　尤翁
219、隰斯弥 220、郈成子
221、庞参 222、张方平
223、陈瓘 224、王禹偁
225、何心隐 226、潘浚
227、卓敬 228、朱仙镇书生
229、沈诸梁 230、孙坚　皇甫郦
231、曹玮 232、高欢
233、任文公 234、东院主者
235、第五伦　魏相 236、马援
237、申屠蟠 238、张翰　顾荣　庾衮
239、穆生 240、列子
241、韩侂胄宾客 242、唐寅
243、万二 244、严辛
245、陈良谟 246、东海张公
247、郗超 248、张咏
亿中卷六
249、子贡 250、希卑
251、范蠡 252、范雎
253、姚崇 254、王应
255、陈同甫 256、李泌
257、荀息 258、虞卿
259、傅岐 260、李泌　李绛
261、李晟 262、王琼
263、韦孝宽 264、刘惔
265、杨廷和 266、卜偃
267、士鞅 268、楚蒍贾
269、班超 270、蔡谟
271、曹操 272、郭嘉　虞翻
273、黄权　王累　郑度 274、罗隐
275、夏侯霸 276、傅嘏
277、陆逊　孙登 278、盛度
279、邵雍 280、邵伯温
281、范纯仁 282、常安民
283、乔行简 284、曹彬
剖疑卷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85、汉昭帝 286、张说
287、李泌 288、寇准
289、隽不疑 290、孔季彦
291、张晋 292、杜杲
293、蔡京 294、曹克明
295、王商　王曾 296、西门豹
297、宋均 298、李德裕
299、赵凤进 300、林俊宪
301、廖县尉 302、程珦
303、程颢 304、狄仁杰
305、张昺 306、孔道辅
307、戚贤 308、黄震
309、王曾　张咏 310、钱元懿
311、苏东坡 312、张田
313、隋郎将 314、贺齐
315、萧瑀 316、陆粲
317、魏元忠 318、范仲淹
319、李晟
经务卷八
320、刘晏 321、李悝
322、朱熹 323、程颢
324、周忱 325、樊莹
326、陈霁岩 327、赵抃　黄震
328、富弼　滕元发　原杰 329、刘涣
330、吴潜 331、李泌
332、虞集 333、刘大夏
334、董博霄 335、刘本道
336、苏轼 337、张需
338、李若谷　赵昌言 339、杨一清
340、张全义 341、范纯仁
342、高郁 343、赵开
344、诸葛亮 345、陶侃
346、苏州堤 347、丁谓
348、郑晓时 349、徐杲
350、贺盛瑞 351、陈懋仁
352、叶梦得 353、虞允文
354、韦孝宽　李崇 355、范仲淹
356、徐阶 357、种世衡　杨掞
358、曹玮 359、虞诩
360、张居正 361、顾玠
362、张肖甫 363、张仁愿　余玠
364、孟珙 365、康伯可
366、李纲 367、沈晦
368、汪立信　文天祥

明智与人生序

【原文】

冯子曰：“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二字而已。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霄驾，洞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之不陨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景，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微’，为‘亿中’，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也，斯无恶于智矣！

【译文】

从有宇宙以来，就有“明”和“暗”的清楚对比。混沌时期“暗”而开天辟地“明”，乱世“暗”而治世“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流水不明则腐烂生虫，镜子不明则无法照影，人如不明则陷入混乱愚昧之中，就像盲人骑着瞎马一样，怎么可能不坠入粉身碎骨的深渊之中呢？所以，对于“暗”的人而言是纷杂的、变化莫测的、不知如何选择的现实困境，对于“明”的人而言，却可能是清楚、确定、简简单单就可迎刃而解的小问题。

能洞见一般人所无法洞见的，能决断一般人所无法决断的，躲开可能的灾祸，获取可能的利益，甚至建立不世功勋，成就万古的声名，这是真正的智者之“明”。

本部分为四卷，分别为“知微”、“亿中”、“剖疑”、“经务”。能把智慧之明用于经国成务的大事，这是智慧最高的善用了。

知微卷五

【原文】

圣无死地，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彼昏是违，伏机自触。集“知微”。

【译文】

圣人行事，绝不会自陷死地；贤者所为，从不曾遭逢败局。因为他们能从细微的征候中预知祸害的先兆，总能未雨绸缪，得到圆满的结果。

205、箕子

【原文】

纣初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几，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牛刃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译文】

纣王（殷代最后的君主，名辛。暴虐无道）初立的时候，命令人制造象牙筷子。

箕子（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叹息说：“他用象牙筷子吃饭，一定不会用陶碗盛装食物，将来还会做犀角美玉的杯子。有美玉杯、象牙筷，一定不会吃粗陋的食物、穿粗糙的衣服，也不会住在茅草房屋里，

于是锦衣玉食，楼阁亭台。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向天下四处寻求仍不能满足，对远方珍奇的物品与车马宫室的需索，就从此开始了。我担心他的结果会很惨。”

不久，纣王果然建筑鹿台，用美玉建宫室及门户，狗马及珍奇物品充满宫中，酒池肉林。并在宫中设立九个市集，从此百姓都背叛他。

206、殷长者

【原文】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译文】

周武王（周朝第一代王，文王的儿子，名发）进入殷商以后，听说殷商有一位长者，便亲自去见他，问他殷商灭亡的原因。

殷商的长者回答说：“大王想知道原因，请约定中午见面。”

到中午时分，长者却没有来。

武王觉得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原因了。这个人是君子，不肯批评自己君王的过失。像他这样约定而不到，说话不信实，就是殷商灭亡的原因。大王想要的答案，他已经用这种方式告诉大王了。”

207、周公　姜太公

【原文】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冯述评]

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欲维也，治道可为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亦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日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于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译文】

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五个月后就来报告政情。

周公说：“怎么这么快呀？”

太公说：“我简化了政府的组织，礼节都随当地风俗。”

伯禽（周公之子）受封于鲁。到鲁地，三年后才回来报告政情。

周公说：“为什么这么迟呀？”

伯禽说：“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丧礼三年后才解除丧服。”

周公说：“如此看来，后代鲁国必将臣服于齐啊。处理政事不能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只有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才会归顺他。”

周公问太公：“你如何治理齐国？”

太公说：“尊敬贤者而崇尚功业。”

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会出现篡位弑君的臣子。”

太公反问周公：“你如何治理鲁国？”

周公说：“尊敬贤者而重视亲族。”

太公说：“鲁国以后一定日渐衰弱。”

［冯评译文］

周公、太公能推断数百年后齐国与鲁国的弊病，而不能预先加以维护，并不是他们不想维护，而是治理政事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而已。帝王的法统，本来就不可能传之永久。衰敝之后就会改朝换代。

陆葵日说：“假使孔子的志愿实现了，那么周公、太公的话就不灵验。”

但就算孔子的心志果真实现，也不过是改变当时的齐、鲁成为往昔的齐、鲁，未必能胜过周公和太公。周公、太公的子孙，如果时时刻刻都能警惕戒惧祖先的预言，又哪里需要等到孔子出现后才议论改革的事呢？

208、辛有

【原文】

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及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冯述评]

犹秉周礼，仲孙卜东鲁之兴基;其礼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祸.

【译文】

周平王(幽王的儿子，名宜臼，迁都到洛邑)东迁时，辛有(周大夫)到伊川，看见人民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百年，这里就会被西戎所占，因为这里传统的礼节已经丧失了。”到鲁僖公（名申）二十二年，秦、晋果然将陆浑（地名）的戎人迁到伊川。

[冯评译文]

鲁国秉承周礼，因此仲孙湫（春秋齐国大夫，桓公问他可不可以伐鲁，他说不可以，因为鲁国还秉承周礼）预卜鲁国的基业兴盛；伊川失去祖先的礼节，因此辛有预料伊川有戎狄的灾祸。

209、何曾

【原文】

何曾，字颖考，常侍武帝宴，退语诸子曰：“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及于乱！”及绥被诛于东海王越，嵩哭曰：“吾祖其大圣乎？”嵩、绥皆邵子，曾之孙也。

【译文】

晋朝人何曾字颖考，经常陪侍晋武帝饮宴。有一天，他回家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大业，理当流传久远。但是我每次陪侍他饮宴，从未听他谈过经略国家的远大计划，只说平生的日常琐事，恐怕他的子孙会很危险。事业止于本身而停滞，子孙堪忧。你们还可以得以善

终，”又指着孙子们说：“你们必定有灾祸临身。”

后来何绥（何曾的孙子）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何嵩（也是何曾的孙子）哭着说：“我的祖父实在非常圣明啊！”

210、管仲

【原文】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耶？”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天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边批：造言惑众。]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边批：所谓无不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公求饮不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闻乱，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

[冯述评]

昔吴起杀妻求将，鲁人谮之；乐羊伐中山，对使者食其子，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夫能为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测也。

天顺中，都指挥马良有宠。良妻亡，上每慰问。适数日不出，上问及，左右以新娶对。上怫然曰：“此厮夫妇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

宣德中，金吾卫指挥傅广自宫，请效用内廷。上曰：“此人已三品，

更欲何为？自残希进，下法司问罪。”

噫！此亦圣人之远见也。

【译文】

管仲（春秋齐国，颍上人，名夷吾）生病，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去看望他，问道：“仲父生病了，关于治国之道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

管仲回答说：“希望君王疏远易牙、竖刁（都是桓公的侍臣）、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

桓公说：“易牙把自己的儿子烹煮来给寡人吃，只为了寡人能够吃到人肉的美味，还有什么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儿子的，能狠得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竖刁阉割自己，以求亲近寡人，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身体的，能狠得下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常之巫能卜知生死，为寡人除病，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生死是天命，生病是疏忽。大王不笃信天命，固守本份，而依靠常之巫，他将借此胡作非为，造言惑众。”

桓公又问：“卫公子启方侍候寡人十五年了，父亲去世都不敢回去奔丧，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敬爱自己父亲的，能狠得下心不奔父丧，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最后说：“好，我答应你。”

管仲去世后，桓公就把这四个人全部赶走。但是，从此食不吃味，宫室不整理，旧病又发作，上朝也毫无威严。

经过三年，桓公说：“仲父的看法不是错了吗？”于是把这四个人又找回来。

第二年，桓公生病，常之巫出宫宣布说：“桓公将于某日去世。”

易牙、竖刁、常之巫相继起而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桓公要求饮水食物都得不到。卫公子启方以四十个社（二十五户为一社，即一千户）的名籍归降卫国。

桓公听说四人作乱，感慨地流着泪说：“唉！圣人的见识，岂不是很远大吗？”

[冯评译文]

从前吴起（战国卫人）的妻子是齐国人，为了取得鲁国将领的地位，去攻击齐国，吴起杀死了妻子。可是鲁国人都说他的坏话。

乐羊（战国魏文侯的将领）讨伐中山（国名），中山国君把乐羊的儿子烹煮送来给乐羊，乐羊对着使者吃了一碗，表示不在乎。魏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居心。

能做出不近人情之事的人，其心不可测。

明英宗天顺年间，都指挥（管辖省内卫所）马良（临安人，字子善）非常宠爱妻子。妻子去世，英宗常常安慰他。随后马良有数日未曾出现，英宗问及，左右的人说他刚娶妻。英宗很生气地说：“这家伙夫妇的关系都看得这么淡薄，还能侍侯我吗？”于是处以杖刑并疏远他。

宣宗宣德年间，金吾卫指挥傅广阉割自己请求效命宫中。宣宗说：“此人官位已到三品，还想要做什么？居然自贱以求升官！交付法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判罪。”

唉！这也是圣人的远见。

211、卫姬　管仲　东郭垂

【原文】

齐桓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问故，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色动，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公怪之，以问管仲。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嘻！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傧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耶？”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对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缞绖之色；勃然充满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伐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伐莒也。臣窃意小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

[冯述评]

桓公一举一动，小臣妇女皆能窥之，殆天下之浅人欤？是故管子亦以浅辅之。

【译文】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伐卫的事，退朝后回后宫。卫姬一望见齐桓公，立刻走下堂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

桓公问她什么缘故，她说：“妾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他国的心志。看见妾后，脸色改变，一定是要讨伐卫国了。”

第二天桓公上朝，谦让地引进管仲。管仲说：“君王取消伐卫的计划了吗？”

桓公说：“仲父怎么知道的？”

管仲说：“君王上朝时，态度谦让，语气缓慢，看见微臣时面露惭愧，微臣因此知道。”

齐桓公与管仲商讨伐莒，计划尚未发布却已举国皆知。桓公觉得奇怪，就问管仲。管仲说：“国内必定有圣人。”

桓公叹息说：“哎，白天工作的役夫中，有位拿着木杵而向上看的，想必就是此人。”于是命令役夫再回来工作，而且不可找人顶替。

不久，东郭垂到来。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

就命令傧者(辅助主人引导宾客的人)请他来晋见，分级站立。

管仲说：“是你说我国要伐莒的吗？”

东郭垂回答：“是的。”

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为什么说我国要伐莒呢？”

东郭垂回答：“君子善于策谋，小人善于推测。这话是小民私自猜测的。”

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从哪里猜测的？”

东郭垂回答：“小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然喜乐，是享受音乐的脸色；忧愁清静，是有丧事的脸色；生气充沛，是将用兵的脸色。

前些日子臣下望见君王站在台上，生气充沛，这就是将用兵的脸色。君王叹息而不呻吟，所说的都与莒有关；君王手所指的也是莒国的方位。尚未归顺的小诸侯唯有莒国，所以猜测要伐莒。”

［冯评译文］

桓公的一举一动，连小民妇女都能猜测得到，大概是相当浅薄的人，所以管仲也就用浅近的方法辅助他。

212、臧孙子

【原文】

齐攻宋，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悦，许救之，甚欢。臧孙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子有忧色，何也？”臧孙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齐，此人之所以忧也。而荆王悦，必以坚我也。我坚而齐敝，荆之所利也。”臧孙子归，齐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派臧孙子往南方求救于楚。楚王非常高兴，答应救宋。

臧孙子回国时却忧心忡忡。他的车夫问道：“救兵已经求到了，您还忧虑什么？”

臧孙子说：“宋国弱小而齐国强大，为了救宋而得罪强大的齐国，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形都会有所顾忌而忧虑，而楚王却很高兴，一定是希望我方坚守不要同齐国讲和。一旦我方坚守而消耗齐国的兵力，对楚国自然有利。”

臧孙子回国后，齐国攻占了宋国的五个城池，楚国的救兵果然一直没来。

213、南文子

【原文】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璧一。卫君大悦，君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交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璧一，此小国之礼，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冯述评]

韩、魏不爱万家之邑以骄智伯，此亦璧马之遗也。智伯以此蛊卫，而还以自蛊，何哉？

【译文】

智伯（春秋晋六卿之一）想要攻打卫国，于是送给卫君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卫君大喜，群臣都来祝贺。南文子（战国赵人，卫君的家臣）却面带忧愁。

卫君说：“大国彼此相好，你为什么忧愁？”

文子说：“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没有尽力而得到礼物，不可不明察。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这是小国出手的礼物，而晋是大国，却用这个礼物来送卫国。君王应仔细考虑才好。”

卫君将这些话告诉了边境的守军，让边境守军作好防卫的准备。

智伯果然起兵袭击卫国，到了边境却又退兵，说：“卫国有贤明的人，预先知道了我的谋略。”

[冯评译文]

韩、魏不肯接受万家县邑，以使智伯骄傲（见下文），这也是赠送野马、璧玉之类的事。智伯用这种手段来迷惑卫，自己反而看不清楚。为什么呢？

214、智过　郗疵

【原文】

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君曰：“何如？”对曰：“臣遇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过出见二主，入说智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必背君，不如今杀之。”智伯曰：“兵著晋阳三年矣，旦暮当拔而飨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智过曰：“不杀，则遂亲之。”智伯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不变，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君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遂去不见。[张孟谈边批：正是智过对手。]闻之，入见襄子曰：“臣遇智过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国亡，地分，智氏尽灭，唯辅氏存焉。

[冯述评]

按《纲目》，智果（过）更姓，在智宣子立瑶为后之时，谓瑶“多才而不仁，必灭智宗”，其知更早。

智伯行水，魏桓子、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郗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

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边批：蠢人。]二子曰：“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不然，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疾趋，知臣得其情故也。”

【译文】

张孟谈（战国赵人，赵襄子家臣）朝见智伯后出宫，在辕门外遇见智过（赵人，智伯的家臣）。

智过进去见智伯说：“韩、魏二主大概会有变化喔！”

智伯说：“怎么看得出来？”

智过回答说：“微臣在辕门外遇见张孟谈。他表现得意志矜张，步态高昂。”

智伯说：“不对。我和韩、魏二主很慎重的定了约，只要攻占赵国，就三分赵地，彼此绝不欺骗。你不要说出去。”

智过出来后拜见韩、魏二主，又去说服智伯说：“微臣见过韩、魏二主，注意观察过他们的神色，感觉到他们的心意改变了，一定不利于您，不如现在杀了他们。”

智伯说：“我们兵驻晋阳已经三年，最近就要起兵攻赵。好处这么大，不能现在变卦，你不要再说了。”

智过说：“您实在不杀他们，就要亲近他们。”

智伯说：“怎么亲近他们呢？”

智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都是足以改变他们君主计划的人，您可以和两位君主约定，占领赵国后，又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